

吉尔約岭上的一家

約那士·李著

柯青譯





吉尔約岭上的一家

〔挪威〕約那士·李著

柯 青 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二 年 · 北 京

Jonas Lie
Familien paa Gilje

根据 Mathilde Mann 翻譯的德文譯本 «Die Familie auf
Gilje» (Verlag Philipp Reclam Jun., Leipzig) 轉譯。

封面圖：張守義

吉尔約岭上的一家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中国工业出版社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526 字数119,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5 $\frac{5}{16}$ 插頁2

1962年9月北京第1版 196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定价(4)0.59元

在挪威的山区，一个晴朗而寒冷的下午，所有陡峰、峡谷和那些宛如白雪堡垒重重迭迭地耸立在地平线上的群山的上空，都现出使人发冷的蓝色和淡玫瑰色。山下低处丘陵环绕，仿佛一面面的白色墙壁，越来越靠近，越来越紧密，越难于进入。

今年雪下得迟，但是到了这圣诞节月^①的月初，松树和槭树上也已积了很重的雪，粗细树枝都被压得低低地弯下来。小桦树林中，雪一直没到树干半腰；乡村里一所所石板屋顶的小房半截埋在雪里，屋顶上盖着很厚的积雪。户户农家都从篱笆门口挖掘出一条深深的隘路，到处丛立着门柱和篱笆杆，好象一根根沉船的桅杆。

前几天，人们已经把公路上的雪刮干净，现在都到上尉连长的陡峭的紅瓦屋顶上去，忙着清除那凶险地突出在檐槽上的冻结的大雪块。

“连长官邸”在乡下是一所了不起的房子。它和所有三十年以前修盖的这类房子一样，是按照普通方式修建的，没有油漆过。

宅园木栅已经被雪埋没，冻硬的雪面上，有雪橇和滑雪鞋的

① 圣诞节月即阳历12月。

印迹，雪几乎高到窗台，在寒冷的北风中，阳光照射着积雪缓缓融化、蒸发。

这样令人讨厌的寒冷北风，每当刮开穿堂门，也吹开厨房门，没有立刻关上的时候，楼上有一扇门照例也马上随之打开，然后上尉气鼓鼓地从他的办公室匆匆跑出来，咆哮着满屋追问是谁最先和最后通过这道门的。他永远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把门关好，虽然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门锁已经用旧了，而且本来就是便宜货，但是上尉还舍不得买一把新的。

在楼下的起坐间里，耶格上尉的太太穿着一件家常的褐色衣服，坐在沙发和暖炉之间的一把椅子上补衣裳。她身材高大结实，面目清秀，但是脸盘瘦削。此刻她显出满脸焦虑的皱纹，因为她心里正在为一件事为难：值不值得再给乔治的裤子后屁股补上一块结实的新布，他的裤子早已经穿糟了，实在不堪再补了。

这时孩子到驿站去了，耶格上尉又在楼上的办公室里，她就想抓紧利用这片刻的时间。她在家整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就象一匹套在磨上的马一样。

在她面前打开的、镶有珍珠母、用几种贵重木料装成的缝纫机，大概是一件传家宝。这台缝纫机和她不大相称，而且与她坐的那把用铸铜钉子钉着、皮面破烂的高大的靠背椅子，以及那张靠墙放着、好似一个荒蕪孤岛的、有家织绿布套的榉木沙发也完全不相称。沙发仿佛在恋恋不舍地眺望着那放在两扇窗户之间、两侧下垂的、同样孤独的褐色窄折迭桌。

靠墙放着一个四根直腿的褐色小柜，这是一架旧钢琴。钢琴盖上有一堆纸和书籍，几顶帽子和一个望远镜。这架旧钢琴是耶格太太让人从她娘家费了很大事搬到山上来的，是她父母房

中的遗产，她就用这架鋼琴認真地訓練孩子們，彈奏她年輕時學過的曲子。

起坐間很寬綽，牆上什麼東西也沒有。沒有漆過的地板上面撒着一層砂子。窗玻璃很小，挂着中間敞開的短窗簾。這樣寬大的起坐間家具却很少，椅子與椅子之間的距離看來足有半公里遠，而且所有的家具都很簡陋，就象1840年時代山上的官吏辦公室一樣。牆中間一面白色大耐火牆前，立着一個舊式暖爐，酷似一個大怪物進入了房間，暖爐上有“奈賽鑄鐵廠造”的商標，旁邊放着一些疤疤節節的劈柴。另一個房間取暖也是用這個大爐子，雖然上尉官邸有的是劈柴。

耶格太太終於不顧好看不好看，決定把一塊整個蓋住褲子屁股後的布補在褲子上。她急急忙忙地縫着。下午的太陽還以金黃色的微弱光線照射在窗檻板上。房間里一片寂靜，甚至可以聽到耶格太太補褲子的聲音，一個綫軸掉到地上，也會發出回聲。

突然間，耶格太太好象一個士兵聽到口令時一樣，突然站了起來，仔細傾听着。她聽到丈夫下樓時的匆忙而沉重的腳步聲。

難道穿堂門又開了嗎？

耶格上尉滿面紅光，身上胖得圓滾滾的，穿着一件破舊的軍服，慌慌張張氣喘吁吁地走進屋來，嘴里銜着墨水還未干的鵝管筆。他一直走到窗前。

他的太太只管自己飞快地補褲子，她想要抓緊時間，同時警惕地提防着可能有什麼事情。

耶格上尉往帶霜花的窗玻璃上呵氣，想讓窗玻璃上那小塊透明的地方再擴大一些。

“你得注意点驛站方面的情况啊！孩子們在那里蹦蹦跳跳地比賽，女孩子們赶过了坐在雪橇上的約尔根啦。”

这时，补褲子的針縫得更快了。

“嘿，他們跑得多好看啊！辛卡和蒂姆，还有茵格—約翰娜呢！媽媽，你倒是过来呀，看看她跳的样子，不是象在跳舞嗎？她拚命想夺第一，她会夺到的，你放心吧！我跟你說这个女孩子漂亮，一点也不夸大！大家都这样說，喂，你过来看看她从辛卡身旁超过去啦，你过来呀，媽媽！”

但是，媽媽連动也沒有动。針象神經过敏似的极端紧张地上下穿动。她好象在用补褲子的針跟賽跑的孩子們比賽似的。在孩子回来以前她可能把褲子补完。太阳就要落山了，它賜給人們的只是这样短暂的一天！

踏过了房前的两、三級台阶，打开了門。

果真是茵格—約翰娜！

她披着沾有雪花、鈕扣已經解开的斗篷，慌慌张张地跑进屋里来。她的头巾帶在上台阶的中途就已解开了，因此浓密的黑发散乱地落在她的发热的脸上。她上气不接下气地把花毛綫手套扔到一把椅子上。站了片刻，連一句話都說不出来。她一面把头发塞进头巾里去，一面說：“罗諾上尉和麦因少尉已經在下边的驛站雇妥了雪橇！馬都套好了，他們就要到这里来啦！明天早晨六点钟馬車还到吉尔約岭来接他們。”

“罗諾……，媽媽！”耶格上尉惊讶地喊道。罗諾是耶格年輕时的一个同事。

这时，其他的人听了这个消息也騷动起来。

耶格太太清秀的脸色蒼白了，包在头巾下边的光滑烏黑的头发落到面頰上，显出紧张、焦虑和忧愁的神色，……她應該拿

出那为本穀堂牧师預备的煎犢肉呢，还是拿出小猪来招待客人？这只小猪是在山上买的，太瘦了！……

“对，对，你該知道，他們希望他到斯德哥尔摩去！”上尉沉思地繼續說，同时敲着窗柱。“也許当副官……不，他們是不会让漂亮人物埋沒在西部的！”

“你知道，媽媽，王子在大演习中表揚他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也曾跟他說过：‘你靠自己强盜式的经历走运了，罗諾；但是在將軍面前可要小心，他是知道底細的！’他当时說‘人走时气馬走膘’，实际情况似乎也真是这样的——这位年輕的上尉！”

“王子！”耶格太太正好补完了褲子，很快地站了起来。她的深褐色的、有一个稍稍弯曲的鼻子的消瘦面容上显露出一种果决的表情——她决心把肥牛犢献出来。

“茵格—約翰娜！記着，让你爸爸戴上星期日假发，”她匆匆喊了一声，跑进厨房去了。

漂亮的客厅里的炉子馬上填滿燃料，呼呼地燃了起来。这个炉子自从春天修整一遍、刷上鉄粉以来就沒有用过，現在冒起烟来，因此尽管冷到零下十七度，还得把門窗打开。

男仆大奥拉可够忙的了，他必須把长劈柴一抱一抱地运进厨房里，然后在外边通风的地方用毛刷蘸着雪刷上尉的旧軍服上衣，要刷到从外表看不出是刷过的。

客人臥室已經收拾好了，鋪好床鋪被褥，生上了火，小炉子里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把聚集在天花板上的蒼蠅突然惊醒，耐火墙旁边的壁板烤成焦褐色，发出一股顏料气味。約尔根的头梳洗过了，小姑娘們系上了干淨的围裙，因为她們要下楼去給客人請安，并在那里燃紙媒子，好供給打牌时抽烟点火。

大家从黄昏时起，就时时从楼下、楼上向外张望。大奥拉戴着他那顶毛线织的尖顶小帽，把门外和台阶前的雪，刮开一条小道。

天已经黑了，心在扑通扑通跳着的孩子们在倾听从道路上传来的哪怕是极小的声音。他们都在聚精会神地想象和盼望着远方贵宾的降临，这位贵宾虽然是稀客，但是他们却已听到过关于他的许许多多伟大的、神话式的故事。

铃儿响了！

不，不是铃响，是辛卡听错了！

等到站在打开一道缝的窗扇前黑暗处的茵格一约翰娜突然喊出：“这回可是铃声了”的时候，大家的意见才一致。

真是铃响了！马拖着雪橇，吃力而缓慢地爬上吉尔约岭，他们就听到了雪橇的铃声。

大门敞开了，大奥拉站在台阶上，一只手拿着点有兽脂蜡烛头的马棚灯笼，准备迎接客人。

又过了一会儿，在小木房子后边的道路上突然传来听得清清楚楚的铃声。现在，雪橇从结冻的雪上滑过发出的沙沙声也可以听到了。

上尉把新擦过的、加上杜松细枝的灯台放在穿堂里。他站在台阶上。孩子们一面拥挤着从厨房门向外探望，一面阻止在他们身后哼哼唧唧的巴佐普，不让它冲出去，不让它叫唤。

“晚安，罗诺！……晚安，少尉先生！欢迎你们光临吉尔约！”当雪橇拐弯进了院子停在台阶前边的时候，他用有力而又愉快的声调说。

“天太冷啦，彼得！……天太冷啦，彼得！”一个穿着皮大衣的高个子回答说。他松开缰绳，从雪橇上跳下来，动作都不大灵

活了；套着轡具、渾身是汗的馬战慄着，顫得鈴兒發出尖銳的聲音。“我以為我們凍成冰柱啦。他們把這只小獵犬系在前邊，本打算替我們开辟一條通過雪堡的道路，可是它也凍得不想離開馬了！你好，彼得，到這兒來拜訪你，我們很榮幸，你們的近況好吧？”他在台階上緊握着上尉的手搖動着，“請拿上裝着酒瓶的禮盒，少尉！”

兩位先生在穿堂里脫下他們的皮大衣和旅行長靴，付給馬夫雪橇錢，大奧拉把行李箱子搬進客人臥室，這時候從客廳里散出一股止等熏香粉的香味，尊重貴婦人的本能使羅諾上尉突然想起了耶格夫人，剛才他因為舊友重逢竟高興得把她完全忘了。他的高大而威武的身軀在門前停下來，拉平領帶：“我這個樣子行嗎，彼得？這樣在尊夫人面前不會失禮吧？”他用手理了理烏黑的卷發。

“當然不會，當然不會，夠漂亮啦！……簡直是太漂亮啦，少尉！請，二位先生！”

“這是羅諾上尉和麥因少尉，媽媽，”他打開了門，介紹說。

耶格夫人正拿着一件潔白的針織活坐在桌旁，這時她站了起來。她姿態顯得不大自然、但卻十分親切地跟羅諾寒暄，同時帶着打量的神情向少尉打招呼。“她是令人敬佩的行政區長官的妹妹，出身於名門世家！”羅諾隨後解釋說。

以後，耶格太太到廚房里去了一會兒，照料為客人準備的“晚上的便飯”。

羅諾上尉還沒暖和過來，不住地搓手，在房里單腿打了幾個轉身，然後背向火爐站住。

“我跟你說，彼得，我們簡直凍成冰凌子了……可是，……噢，少尉，你倒是把裝着酒瓶的禮盒拿上來呀！”

等麦因少尉又进来以后，罗諾拿起一瓶貼着商标、還沒开封的酒，遞給耶格，酒在瓶頸里不住蕩动。他說：“你瞧这瓶酒，彼得·耶格！你仔細瞧瞧这瓶酒，就会感激你的老朋友了！这是前印度或后印度，也許东印度要不就是西印度的亚珍出产的真正印度名酒！我給你带来的。它会使你精神暢快，彼得·耶格！”

“拿开水和糖来，媽媽！”耶格上尉向厨房喊道，“我們要當場看看到底是不是印度名酒，試試你是不是捉弄我們这朴实的乡下佬！然后咱們玩惠斯特牌，一直玩到吃晚飯！我們只好三缺一了！”

“噢……噢……天哪！你这烟盒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耶格！”正要往烟斗里装烟的罗諾喊道，“是粉，我簡直以为装的是噴嚏粉！……您聞聞，少尉！这一定是嬰兒室里的杀虫粉！”

“梯德曼三王冠牌烟絲，老兄！你們的維及尼烟叶和叶子烟，我們山上是不能抽的，”耶格回答說，他把牌桌摆开，准备好了。

“只要把你身旁的鉛烟盒盖一掀，就可以得到你所要的又黑又好的烟絲和熏烟叶。在这山上，我們只能用这种烟招待綽号叫‘山羊’的山区居民。他們不抽这种烈性的烟，就不能抵抗湿气。”

門开了，三个女孩子和她們的弟弟端着上面放有玻璃杯的茶盘，提着盛滿开水的水壺走进来。他們献茶似乎在遵守着参加名将馬尔波罗葬仪行列的規矩，大家知道，在馬尔波罗將軍葬仪的行列中，第四个人是什么东西都不拿的。

金黄色头发的大女孩卡辛卡捧着茶盘和玻璃杯走在前面，玻璃杯里放着茶匙，发出碰击的当啷声。她本想显示一下自己能端着茶盘，向客人行屈膝礼和請安。但施礼請安时茶杯歪了，

少尉不得不伸手去扶一下，把茶盘扶平，她立刻臊得满脸通红。

上尉馬上注意到黑眼珠、长睫毛的第二个女孩子。她端着茶盘，上面放着冒热气的茶壶，最小的小姑娘蒂姆捧着糖罐，紧紧地跟在二姐姐的后边。

“呃，亲爱的彼得·耶格！”罗諾看到朋友的几乎长成大人的女儿时喊道，“你什么时候有了这样大的孩子呀？你从前給我写信，不是說有几个小女孩和一个要受洗礼的小男孩嗎？”

这时候，約尔根非常果敢而驕傲地大踏步穿过房間，規規矩矩地躬身向客人行礼。他没有戴帽子，用手理了理自己的黄头发。

“你叫什么名字？”

“約尔根·溫涅肯·封·吉塔·耶格。”

“好漂亮的名字！你真是一个地道的山区生长的好孩子，是不是？可以让我看一看你能跳得象你的名字一样高嗎？”

“不，但是可以跳得象我自己的帽子那么高，”約尔根回答道，說着就退到房間中央，表演他的本領①。

“是个果敢的孩子，这个約尔根！”約尔根表演完了他的本領以后，大家就不再注意他了。但是，到折迭桌上摆上印度美酒的时候，約尔根还在目不轉睛地盯着麦因少尉。少尉的嘴唇上边留着一道剪得很短、很滑稽的黑胡髭，他看着好象一条錯勒在他嘴上的馬繮繩。

“喂，亲爱的孩子！”罗諾一边攪拌着冒热气的玻璃杯里的糖，一边向站在他身旁的女孩子說。

“你叫什么名字？”

① 在挪威的“哈林”(Halling)舞中，青年小伙子以能跳得使自己脚跟和自己帽子一般高而自豪。——德譯本注。

“茵格一約翰娜!”

“好，听着，”他說，只看着他拉过来撫摸着的那只胳膊。“听着，我的小茵格一約翰娜，在外面的穿堂里，我的皮大衣口袋里有两个檸檬果，我相信山里不出这种水果，彼得！两个檸檬果！”

“不，我去拿好不好？”少尉猛地站起来，很殷勤地說。

罗諾上尉很惊讶地抬头看了看。一个身材苗条的姑娘站在他面前的灯光下，衣服已經显得相当短了，够不到脚面，一头黑发，編成三根蓬松的粗辮子垂在背上，今天因为有客人，弯弯曲曲地編得很結实，她的頸脖在家做的微露胸背的敞領蓝上衣衬托下更显得白哲美丽，象天鹅脖子般地弯着，高傲地支撑着头。

罗諾突然領悟到少尉为什么刚才那样殷勤了。

“这家伙，彼得！”他喊道。

“媽媽，你听見了？”上尉滿意地微笑着說。

“可惜孩子們是在这乡下长大的，一点也不文雅，他們看到仆人有什么就学什么，”耶格太太叹息着說。“辛卡，挺起腰来，不要这样弯着背！”

辛卡挺直了腰板，勉强地笑一笑，她长着淡黃色的头发，身材高大而健壮。她前天在厨房失足踩进地下室的一个坑里跌伤了，因此一边頸上还貼着膏药，現在她竭力掩飾它，想不詛客人看見。

不久，三位先生就兴高采烈地围着牌桌坐下打起牌来。他們都抽着烟斗，每人旁边摆着一杯热印度名酒。牌桌和折迭桌上各有两盞很高的生銅烛台，上面点着兽脂蜡烛。这四只蜡烛照得刚好使打牌的人們能够看到鏡子下面釘子上挂着的月份牌，还可以看到耶格太太的高大身体和她的一部分面容，她戴着鑲有皺边的女帽，坐在近旁織东西。火炉和厨房門附近的椅子离

得远些，在这昏暗的屋里簡直沒法分辨了，从厨房那面不时传来煎肉的噼噼声。

“三张六点，真的……三张六点！……这把牌啊！”罗諾上尉大声說，完全沉醉在賭博里了。

“謝謝，謝謝！”因为他的烟斗灭了，茵格一約翰娜遞給他一根燃着的紙媒子，他轉身对她說。“謝謝！”他又重复了一遍，烟在吞吐，他的眼光又向她身上打量一陣。她站在近旁，跟着牌看的时候，表情非常活泼，大黑眼睛在睫毛后面滴溜溜地轉，活象两个黑水珠。

“我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来着？”他心不在焉地問道。

“茵格一約翰娜！”她带着幽默意味重复着，尽量避免看他。

“啊，对啦，对啦！”

“噢，这回該輪到我出牌了！太太，令媛把我給迷住了！我非常希望能把她帶到克里斯田尼阿去，託行政区长官夫人看看她。我深信，我們會非常成功的。……嗯，到底出对了。誰头一个出牌？”

茵格一約翰娜手扶着父亲的椅背，目不轉睛地盯着牌。不过她脸上紅起来了。

罗諾的目光从旁打量着她。

“妙极了，妙极了！”他冲口而出，一面把他刚才整理好的牌用右手掣在一起，扔在桌子上。

“我自然指的是少尉处理那个空位子的方式方法！您大概明白我的意思，太太！”他意味深长地点头示意道。“糟糕，彼得！这是一付值得斗到底的牌！”

“現在你总該知道我說的是什麼了，”他繼續說，“王牌，王牌，王牌，王牌，王牌，”他急急忙忙地連着在桌子上放下四张好牌，也

不等別人跟着出牌。

耶格太太坐在那里，听到他們这样坦率地說出內心深处的思想，她板着脸，以漠不关心的声調說道：“孩子們，該道晚安了。睡覺的時候早到了！向先生們好好說一声晚安！”

孩子們听到吩咐后，臉上立時掠過一種失望的表情；但是他們只有听从吩咐，沒有二話。

他們繞桌子一周，屈膝行禮，並把手伸給少尉和上尉。

約爾根最後看見了少尉轉身，脖子伸得老長，瞪着眼睛咧着嘴，活象馬圈里的“黑子”。

耶格太太站了起來，一面繼續熱心地織手里的活計。

“上尉先生，您從前是常到家兄行政區長官家里去的，”她說。“他們家很好客，但是沒有孩子。您這次大概也要拜訪他們吧？”

“嗯，當然啦，太太！如果不拜訪他們，那簡直說不過去！您是不是也想過送一個女兒到那里去呢？行政區長官夫人照料一個青年女士參加社交非常合適……而令媛茵格——約翰娜……！”

耶格太太回答時慢慢地加強語氣，一陣壓制着的痛苦涌上她的心頭：“這簡直可以說是飛來福啦——我們窮鄉下人可不敢這樣期待我們高貴的嫂夫人。可惜小門小戶的人只能跟小門小戶的人打交道，大戶人家所作所為應該是不同的——我哥哥把她寵成貴婦人了！”

“好了！你們肯答應託老朋友給你們這迷人的小茵格幫點忙嗎？”羅諾上尉高聲說。

“我想，媽媽會感激你的，怎麼樣，吉塔？那你可有一個困難，說不定你會失去一個女兒呢。茵格——約翰娜的美麗根本不是咱倆給她的，媽媽！”耶格上尉小聲咳嗽着迴避他妻子的譴責目光，

“不过她具有父母双方的血统。她的太姥姥是由丹麦王后遣嫁到挪威的，因为她在那里的王室中显得过于漂亮了——那是你的奶奶，媽媽！封^①——小姐……”

“亲爱的耶格，別說这些吧！”她請求說。

“唉，这有什么关系，媽媽！多少年前的事了！”

耶格太太拿着活計走到牌桌前，挨个剪了剪烛花，然后弯腰跟她丈夫耳語了几句。

上尉十分惊讶地抬头看了看。

彼得·万根斯滕說：“对，当然，媽媽！对，当然！投桃报李，礼尚往来。你送我荷兰和后印度名酒，那么我就用法国产的原封波尔多葡萄酒来款待你吧！”秋天約尔根施洗时我內兄行政区长官派人給我們送来了两打酒……”

“拿左边最上头的那两瓶，媽媽！——最好你带瑪丽蒂掌着灯下去拿……罗諾，你以后可以对行政区长官夫人說，我們在山上冰天雪地里为她的健康干过杯！”

“对，她对这类事情是非常敏感的，彼得·耶格！”

耶格太太再进来的时候，臂上搭着一块条紋緞子桌布，一个使女跟在后面，使女是来帮她把折迭桌挪到房子中央去的。

这时因为要开飯，牌桌必須搬到走廊对面客厅里去。那里現在已經暖和了。

“媽媽，你好不好等到这桌牌見个勝負再搬？”

媽媽沒有回答，但是大家已充分感觉到她緘默的压力，这关系到她的荣誉——煎犢肉。

大家一言不发，十分起劲地繼續玩牌。

① 贵族姓名中都有一个“封”(von)字。

媽媽還一直拿着桌布在屋子中央站着，上尉終於大聲說：
“羅諾，現在我們可非過去不可啦。”

樓上臥室里，焦急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

圖爾波玉熄了燈以後，約爾根已經入睡，在夢見瞪着眼咧着嘴，象在陽光下馬棚門里出來的“黑子”的少尉；姊妹三個却溜進了清冷而又黑暗的過道。她們凭欄站在那里，凝視着樓下挂在牆上的皮大衣和圍巾，凝視着馬鞭，兩個劍鞘和被走廊桌上的馬燈模糊照着的裝酒瓶的厚紙盒。

她們聞到一陣陣傳來的熱騰騰的饞人的煎肉氣味，並且看到客人怎樣每個人拿着自己的酒杯和慢慢燃燒的燭台經過走廊走進客廳。她們聽到折迭桌怎樣打開，杯盤怎樣擺上台面，後來還聽到玻璃杯相碰的叮當聲，笑聲和愉快的談話聲。

她們對下面傳上來的每個聲音都要解說幾句，她們的熱情的幻想對每一個斷斷續續的字句都賦予一個意義。

她們站在寒冷中直到咯登登上牙打下牙，腿哆嗦得直碰欄杆，才不得不悄悄地回床上去暖和暖和。

她們聽到大家最後站起來離開桌子時椅子挪動的聲音，她們倆——辛卡和茵格——約翰娜又情不自禁地走進過道，蒂姆則已經睡着了。她們有時把腳伸到欄杆的下部，有時把身子伏在欄杆上，腿懸着，稍稍輕鬆一会儿。

由於茵格——約翰娜的堅持，辛卡也不願意離開；但是她最後還是支持不住了；她的腿已經麻木了。現在只有茵格——約翰娜一個人還趴在欄杆上。

一股混合酒和煙葉摻雜起來的特別熱鬧氣味從冷空氣中傳到她這裡；而每當下面開門，可以看到客廳里微弱的淡藍色燈光